漢書疏證

漢書疏證卷三十四

吳　沈欽韓撰

商瞿

史記家語皆以爲商姓瞿名字子木廣韻商字下注云姓家語有商瞿古今未有以商瞿爲複姓也師古愚傎如此

馯臂子弓

廣韻二十七删馯姓也丘姦切不爲韓音

訓故舉大誼

詩正義詁者古也古今異字通之使人知也訓者道也

道物之貌以告人也今詩傳定本作故以詩云古訓是式傳云古故也則故訓者依古昔典訓而爲傳按詁故字之古今耳孔作兩解陸德明又爲兩音非也荀悅漢紀二十五魯申公作古訓

常稱學廢不教授

曾子制言良賈深藏如虛君子有盛教如無

毛莫如

風俗通姓氏篇混沌氏太昊良佐漢有屯莫如爲常山太守元和姓纂引作漢有常山太守屯英脫誤也廣韻屯姓後蜀錄有法部尚書屯度此與李尋傳皆誤爲毛隋地理志館陶縣舊置毛州葢屯氏河誤

爲

毛

同門

苞氏論語同門曰朋周禮司徒注朋師爲朋同志爲友

箕子者萬物方荄茲也

此說在當時爲怪班氏意亦以爲非按易釋文蜀才箕作其劉向云今易箕子作荄滋鄒湛云訓箕爲荄詁子爲滋漫衍無經不可致詰以譏荀爽然則荀氏易仍同趙賓也此爲明夷六五爻辭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時箕子未蒙其難何得如馬融云紂奴之乎見周易集解史記律書亥者該也子者滋也明夷本九月卦候在九月

五出戚既濟既濟侯在十月京房易傳明夷積陰蘯陽變陽入純陰故趙賓云陰陽氣窮未有萌兆太玄晦上九晦冥冥利于不明之貞待困剝已極則陰氣方消陽藏于靈始有戚形耳師古于此如母狗聲但解箕子是殷之父師淮南時則訓爨箕燧火高誘曰箕讀該備之該箕其同有荄音久矣書因不肯似

列子天瑞篇認而有之皆惑也唐盧重元本作似淮南人間訓非其事者勿似也似人之事者敗今俗通作認字

上聞喜改師法

呂覽尊師說義不稱師名之曰叛荀子儒效有師法者

人之大寶也無師法者人之大殃也

繇是有翟孟白之學

錢云當云孟家有白翟之學文有脫誤按兼言孟者謂其家世傳業非脫誤也

夜玄服入廟

祭服皆袀玄也

傳子臨亦入說爲黃門郎

通典七十七 漢石渠議宣帝甘露三年三月黃門侍郎臨奏經曰鄉射合樂大射不合樂何也戴聖聞人通漢韋元成各云云此即問諸儒于石渠事杜氏注云臨失其

姓末之考耳

充宗授平陵士孫張

按上不敘充宗易所始而下梁丘有士孫鄧衡之學則授易者梁丘臨不可云充宗據陸德明序錄云臨傳少府五鹿充宗及琅邪王駿充宗授平陵士孫張等以朱雲傳證之陸序是也然此上云臨代五鹿充宗爲少府代字當作傳 西京雜記五鹿充宗受學于宏成子成子少時嘗有人過已以文石大如燕卵成子吞之遂大明悟後病出此石以授充宗按宏成子不可考

獨得二十九篇

尚書序正義云二十九篇自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

去太誓猶有三十一　按馬融云太誓後得鄭玄書論亦
云民間得太誓則錄曰武帝末民有得太誓于壁內者
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起傳以教人則太誓非伏
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世見太誓
出而得行入于伏生所傳內故爲史總之并云伏生所
出但伏生雖無此一篇而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
白魚入舟之事與太誓同不知爲伏生先爲先說抑太
誓出後後人加增此語　王鳴盛後辨曰董仲舒于建元元年對策即引太誓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司馬相如封禪文亦引白魚入舟是此篇出于武帝之前甚明
按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

宏等說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屋得古文太誓三篇論衡又云掘地所得今史漢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太誓并歸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出也按論衡正說篇濟南伏生抱百篇藏于山中孝景時始存尚書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鼂錯往從受尚書二十餘篇伏生老死書殘不竟朝錯傳于兒寬與此書全乖充意以為伏生本百篇但朝錯所受者裁二十九篇非也苟伏生尚有全經則濟南張生等相從有素何為不竟其業乎僞孔序又云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又非也百篇雖鈌甯得并此二十九篇而失之古人講授皆執經面質若其無之何以取于當世

是後魯周霸雒陽賈嘉

閻若璩曰史記儒林傳敘伏生今文末云自此之後魯

周霸孔安國洛陽賈嘉頗能言尙書事此指安國通今文下别敘孔氏有古文起自安國頗爲明白班固于周霸三人省去孔安國專歸古文則安國非伏生一派而史及之爲贅甚失遷之意按兒寬事歐陽生又事孔安國則安國先通今文明矣古文不列學官若安國不通今文無由爲博士教授也

世有歐陽氏學

後書儒林傳歐陽歙光武時爲大司徒

恭增師法至百萬言

御覽學部桓譚新論曰秦延君說曰若稽古至二萬言文

心雕龍論說篇秦延君注堯典十餘萬字百兩篇書正義鄭作書論依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去三千一百二十篇

霸以爲能百兩徵

論衡佚文篇孝成皇帝讀百篇尚書博士郎吏莫能曉知徵天下能爲尚書者東海東萊之誤張霸通左氏春秋拔百兩序以左氏訓詁造作百二篇具成奏上成帝出秘尚書以考校之無一字相應者下霸于吏吏當器辜未詳

或造僞物律辜同沽大不敬成帝奇霸之才赦其辜亦不滅其經故百二篇書傳在民間

安車

宋史輿服志進賢車古安車也

闕門慶忌

廣韻漢複姓十四氏引此又云陳有鬬門氏按鬬門無義即闕之訛

魯詩有韋氏學

執金吾丞武榮碑治魯詩韋君章句

東平新桃人也

地理志東平國無新桃縣方輿紀要桃城在東平州東
阿縣西南四十里

疑者丘蓋不言

荀子大畧篇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間楊倞曰區與丘
同按荀意謂當不出方員之外此言疑者亦不𢧵其外
也蓋非發語辭說文序云是非無正巧詞邪說使天下
學者疑蓋金石萃編北魏李超墓誌銘詞云眾實叵蓋
並作掩覆之義法苑珠林欲蓋篇第五疑蓋者謂以疑
覆心又云蓋義覆蔽其心障諸善品令不得轉

衣博士衣而不冠

續志服衣深衣制有袍隨時五色進賢冠博士兩梁

在曲禮

即儀禮也禮記正義曲禮之與儀禮其事是一以其屈曲行事則曰曲禮見于威儀則曰儀禮又云記人引儀禮正經毋不敬以下三句而爲實驗按此則古禮經諸儒所傳說非獨十七篇

何狗曲也

狗與苟字之通云狗曲者以前事冒邑王不能輔正諂式非詆曲禮爲狗曲也儒生之言固有體然他本作句曲者爲善也

履雖新必貫于足

御覽六百九十七六韜曰崇侯虎云云韓非外儲說以爲費

仲語

司空城旦書

說文獄司空也復說獄司空類篇獄獄官也御覽六百四十三風俗通曰詩云宜犴宜獄犴司空也周禮役諸司空

按釋文韓詩云鄉亭之繫曰犴大抵漢以司空主罪人故賈誼亦云輸諸司空

潁川滿昌

東觀漢記馬援受齊詩師事潁川滿昌彼作滿蒲滿字

多相亂

食子公

宋景文筆記蕭該漢書音義食我韓公子也見戰國策漢有食子公爲博士食音嗣廣韻引作入聲二十四職按公子食我見韓非說林上戰國策作司馬食其當是以司馬爲氏蕭該誤也

毛公

後漢儒林傳云毛萇徐堅初學記云大毛公是毛亨經曲序錄云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爲詩故訓傳于家以授趙人小毛公一云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按謂荀

卿傳大毛公者是也荀卿說詩與序傳正同
爲河間獻王博士
詩正義鄭譜云魯人大毛公爲訓詁傳于其家河間獻
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然此傳殆指小毛公于
淵源殊疏畧
傳士禮十七篇
鄭六藝論後得孔氏壁中河間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
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按鄭注儀禮云
古文者即五十六篇也云今文者即大小戴慶氏所傳也
魯徐生善爲頌

新書卷六有容經此爲容者所誦習也禮記玉藻少儀
亦有說容知其有名家也
禮官大夫
博士大夫皆禮官也連徐生故稱禮官大夫非眞有此
官
桓生
劉歆移太常書所謂魯國桓公也
胡毋生
公羊疏戴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
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

時壽乃其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與董仲舒皆見于圖讖又引說題辭云傳我書者公羊高也又云孔子口授子夏子夏以傳據彼所稱讖緯郎是若輩僞造與其書表裏爲奸以奪耀愚人又投身門戶如騶奴之依託貴官以嚇窮里盦有孔子子夏荒謬若是鄙俚若是者乎又按胡毋生齊人故傳多齊語又稱子公羊子則見行之傳并非戰國所造何休傳序云往者畧依胡毋生條例傳與條例皆出其手盜口自供露覽難掩公然享四百餘年之利祿豈不哀哉袁準正論曰公羊高道聽塗說之書欲以鄉之曲辨論聖人之經非其任也

眞有識之論

彭祖安樂各顓門教授

何休傳序云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講誦師言至于百萬猶有不解時加釀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爲有甚可閔笑不可勝記疏云逢丑父代齊侯當佐以免其主春秋不非而說者非之是背經也（按此董仲舒之言然何休注亦同）之春秋有三世異辭之言（即彼傳非經）顏安樂以爲從襄二十一年之後孔子生訖即是所見之世是任意也日食之道或日或不日者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則不書日宜十七年言日不言朔者是二日明矣（杜預以爲朔）而顏氏以

爲十四日食眞狂人語是反傳也又顏安樂等解此公羊苟取頑嚚之語不顧理之是非公羊傳本無以周爲天四天當作火五行之運金王者火四之類而公羊說及莊顏之徒以周王爲天四是以無爲有也何休難周王魯周王非四而何按何休之論只是同黨傾軋疏所舉亦未盡合休之意然二豎子之狂瞽披猖亦可槪見

泠豐

公羊疏引作陰豐

筦路

宋景文筆記蕭該音義云按草下完音丸又音官今漢

書本御作竹下完風俗通姓氏篇有萑莞二姓莞蘇楚大夫見呂氏春秋（今呂覽訛莧譆）漢有莞路爲御史中丞卽此是也莞路是草下完非竹下完愚按廣韻二十六桓莞字注云又姓苑云今吳人（元和姓纂莞姓音官）

於魯申公

傳不言申公穀梁所授按穀梁序疏云穀梁傳孫卿孫卿傳魯人申公（按申公之年不能逮事荀卿而其師浮丘伯也蓋荀卿傳浮丘伯浮丘伯傳申公）王制正義穀梁稱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孝經疏糜信云穀梁與秦孝公同時（傳中有尸子語御覽六百十尸佼商鞅師）桓譚新論云左氏傳世後百餘年魯穀梁赤爲春秋殘畧

多所遺失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離其本事矣按參諸家之說則公穀先後瞭然陸賈新語首引穀梁信戰國之書風俗通云子夏門人亦妄扳也

申章昌曼君

宋景文筆記蕭該云風俗通姓氏篇由余秦相也漢有由章昌按元和姓纂複姓有由吾云由余之後無由章廣韻申字下漢複姓有長沙太傅申章昌

五官中郎將

漢舊儀云主五官郎中按孝廉射策者在此署也

北平侯張蒼

論衡按書篇曾共王壞孔子授教堂以爲室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傳也按充承劉向別錄之說然張蒼傳于秦漢賈誼又先爲訓故實左氏始師非緣壁中所得或壁中者與見行之本同耳左傳正義引別錄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椒授虞卿卿授荀卿荀授張蒼按荀子書所言與左氏傳不符似非左氏之師

京兆尹張敞

經典序錄貫長卿傳京兆尹張敞及侍御史張禹此傳敘張敞于前而次貫公于後但云長卿授張禹而不及

倣頗令讀者易惑

一經說至百餘萬言

後書桓榮傳榮受朱普學歐陽尙書章句四十餘萬言浮詞繁長多過其實按所以必爲此伎倆者欲以遷延歲月夸師道而困學者也俗師之惡經學之蠹耳論衡效力篇王莽之時省五經章句皆爲二十萬言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說死于燭下

易揚

按其後立學但施孟粱丘不言揚何所終三家之易不出于楊京房又自別得當有廢楊而立三家事其無文

者爲楊爲易田之訛也楊本不立博士漢以來言易者皆本田何三家皆田易猶大小戴仍后禮也

循吏傳

內史公孫宏

有何可紀胡不云汲黯與下文入嚴延年俱修詞未盡處

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

寰宇記廬州人物云文翁名黨字仲翁廣博物志廬江七賢傳文黨字翁仲未學之時與人俱入叢木謂侶人曰吾欲遠學先試投吾斧高木上斧當挂乃仰投之斧

果上掛因之長安授經
爲蜀郡守
華陽國志文翁爲蜀守穿湔江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頃
一統志清白江自金堂縣以下曰中江卽古湔水也
張叔等十餘人
常璩蜀志文翁遣儁士張叔等十八人東詣博士受七
經還叔爲博士明天文災異始作春秋章句官至侍中
揚州刺史又序云侍中揚州刺史張寬字叔文成都人
御覽五百二十六 益部耆舊傳曰蜀郡張寬字叔文武帝時
爲侍中從祀甘泉至渭揚有女子浴于渭水乳長七尺

上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知我所來時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則女星見又干寶搜神記張寬爲揚州刺史有二老翁爭山地詣州訟疆界寬視二翁形狀非人令卒戰將入問汝何等精翁欲走寬呵格之化爲巨蛇按此張叔史畧其出處又不載其名太疏

刀布

如淯晉灼舉金馬書刀當時所尙也御覽三百四十六金馬書刀銘曰巧冶鍊剛金馬託形黃文錯鏤兼勒工名此正博士所需耳豈謂凡斷斬之刀以遺博士哉師古之不通如此布者揚雄蜀都賦曰洞中黃潤一端數金凡將篇黃潤纖美宜制禪

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

隸釋益州太守高朕修周公殿記云始自文翁應期纂度開建畔宮立堂布觀至于甲午故府梓潼文君文參增造吏寺二百餘間常璩蜀志安帝永初時講堂火災獨存石室洪适云政和中郡守席貢有請詔封文翁為廬江伯高朕為陳留伯在從祀之列云

富人至出錢以求之

此極言文翁鼓舞化神耳不知末世乃真以此為事通考四十六崇寧七年給事中毛友言比守郡見訴役者言富家子弟初不知書第捐數百緡錢求人試補入學遂免身役比其歲升不中更數年而始終除籍則其倖免

已多矣請試初補入縣學人並藉試以别僞冒從之冊府元龜後唐初補監生有束修錢兩貫

入錢賞官

食貨志令民得買爵爵置賞官名曰武功爵則霸由武功爵補官師古解爲主賞賜之官一何鄙俚

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

霸以豪徙雲陵則本爲三輔人矣如湻云三輔得任用他郡人雖其著令非霸事也考隸釋韓勑孔廟禮器碑有魯人而爲相主簿相史者相屬沛郡蓋事箭人稠更仕鄰郡自其勢耳魏志傳嘏傳注傅子曰河南俗黨五官掾功曹典選職皆授其本國人無

用異邦人者然則他郡縣用殊域人亦得爲右曹矣

緹油屏泥於軾前

錢坫車制攷爾雅云竹前謂之禦李巡曰竹前謂編竹當車前以擁蔽名之曰禦禦止也此禦或謂之立人或謂之陽門或謂之屏星或謂之雀目或謂之蔽當當者當也當于前也釋名立人象人立也或曰陽門在前曰陽兩旁如門也通俗文車當謂之屏星廣雅陽門屏篕雀目蔽當也玉篇又以屏篕爲車轓蓋在車前轓蔽也

屏泥卽屏星

某亭豬子

方言豚或謂之豯吳揚之間謂之豬子

馬不適士

御覽三百五十八 六韜曰車騎之將軍馬不具鞍勒不備者

誅

代丙吉爲丞相

御覽三百六十一 風俗通曰穎川有富室兄弟同居兩婦皆

懷姙數月長婦胎傷因閉匿之產期至同到乳舍弟婦

生男夜因盜取之爭訟三年州郡不能決丞相黃霸出

坐殿前令卒抱兒去兩婦各十餘步喝婦曰自往之長

婦抱持甚急兒大啼叫弟婦恐傷害之因乃放與而心

甚悽愴長婦甚喜霸曰此弟婦子責問大婦乃伏

鶡雀

蠶牖閒評曰宋景文筆記辨漢書黃霸傳鶡雀二字云顏師古本解作鴧雀官本誤以爲鳻雀鳻鳥聚兒非鳥名以余觀之恐非官本之誤玉篇鳻音扶云切鳻雀如鶡玉篇見漢書有此鳻字故出此字玉篇蓋唐人作以是推之則自唐以來已作鳻矣畢憲曾曰按說文鶡似雉鴧似鶡而青出羌中顏氏家訓愍楚友壻竇如同從河洲來得一鳥馴養愛玩舉俗呼之爲鶡吾曰鶡出上黨色並黃黑無駁雜也說文鳻雀如鶡而青出羌中韻

集音介師古承其祖說漢書注當作鶡音介字或作鴶景文辨之是也玉篇爲宋人重修鴶字自沿宮本誤爾廣韻鶡字注與說文同愚按但如漢書本文作鶡于義爲長鶡雀旣出羌中則非長安所應有師古愚慢讀鶡爲鴶漢書本文何不直作鴶乎

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

漢舊儀郡國守丞長史上計事竟遣君侯出坐庭上親問百姓所疾苦唐六典少尹別駕長史司馬歲終則更入奏計按隋書房彥謙傳遷秦州錄事參軍嘗因朝集左僕射高熲顧謂諸州總管刺史曰與公言不如獨與秦州考使語則錄事參軍亦與計集也

先上殿

周官槀人注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云天子與丞相舊決大事焉續志注應劭曰國每有大議天子車駕親幸其殿殿西王侯以下更衣并存律歷志靈帝熹平四年詔以羣臣會司徒府議注引蔡邕集三月九日百府會府公殿下時邕爲掾然是古外朝之遺法天子所嘗臨故丞相聽事亦謂之殿漢制尊卑有定禮分逾嚴豈得汎然同稱如師古之檮昧乎

澆淯散樸

莊子繕性篇澆淯散樸音義本亦作澆

使侍中臨飭

晉書王渾傳武帝訪渾元會問郡國計吏方俗之宜渾

奏曰舊三朝元會前計吏詣軒下侍中讀詔計吏跪受

隋禮儀志梁元會尚書騶騎引計吏郡國各一人皆跪

受詔侍中讀五條詔計吏每應諾訖然其制蓋始于宣

帝

相書不可用也

藝文志形法家相人二十四卷

舒桐鄉

寰宇記舒州桐城縣取桐鄉爲名

魏倩

方言東齊之間聓謂之倩郭云言可借倩也廣雅同師古

强讀倩爲彥非

山陽南平陽人

一統志南平陽故城今兖州府鄒縣治

官屬皆徵入

御覽七百十　新序曰昌邑王徵爲天子到滎陽買積竹刺

杖二枚龔遂諫曰積竹刺杖者驕蹇少年也大王奉大

喪當挂竹杖

召皮軒車九流

續志法駕前驅有九斿雲罕注徐廣曰斿車有九乘前

史不記形也

百本𩈕五十本葱

荀子富國篇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楊倞曰一本一株也埤雅種法𩈕一本率七八支諺曰葱三𩈕四言種葱者三支一科𩈕卽四之也

韭一畦

齊民要術諺曰韭者懶人菜以其不須歲種也聲類曰韭者久也一種永生崔寔曰正月上辛日掃除韭畦中枯葉七月藏韭菁韭菁韭花也

議曹王生

此與褚少孫滑稽傳文學卒史王先生實一事也但彼

以爲武帝時北海太守即時地全乖褚生于宣帝世爲郎不應以並時人虛稱武帝未可因此傳而斥彼爲妄也

起水門提閼

錢大昕云提閼即隄匽也水經注載劉靖碑云嘉平二年立遏于水道高梁河造戾陵遏即戾陵堰也按閼與堨同集韻說文閼遮擁也或作堨

多至三萬頃

水經注湍水逕穰縣爲六門陂南陽太守邵信臣以建昭五年斷湍水立穰西石堨至元始五年更開三門爲六石門故號六門堨也溉穰新野昆陽三縣五千餘頃

漢末毀廢晉太康三年鎮南將軍杜預利加于民今廢不修矣宋史河渠志熙寧五年御史張商英言嘗聞獻議者請開鄧州穰縣永國渠引湍河水灌溉民田失邵信臣故道鑿焦家莊地勢偏仰水不通流詔京西路覆實按此則召公遺利至宋末泯也一統志六門陂在鄧州西又馬仁陂在南陽府泌陽縣北七十里上有九十二岔水悉注陂中周五十餘里四面山圍如壁惟西南隅稍下可洩水漢太守召信臣築壩畜水復作水門以時啟閉分流碌碌等二十四堰灌溉民田千餘頃今故跡猶存又鉗盧陂在鄧州東南五十里寰宇記召信臣

所鑿

均水約束

管子度地篇常以毋事具器有事用之水常可制而使毋敗周策東周欲爲稻西周不下水此不均之事也長安志涇渠圖制云立三限閘以分水立斗門以均水凡用水先令斗吏入狀官給申帖方許開斗自十月一日放水至六月遇漲水歇渠七月往罷每夫一名漑夏秋田二頃六十畝仍驗其工給水行水之序須自下而上晝夜相繼不以公田越次霖潦輟功

酷吏傳

破觚而爲圜

周髀筭經萬物周事而圜方用爲大匠造制而規矩立焉或毀方而爲圜或破圜而爲方

河東太陽人也

一統志太陽故城在解州平陸縣東北十五里

臨江王欲得刀筆爲書謝上而都禁吏弗與

恐其告言他事也唐鬬訟律諸被囚禁不得告舉他事

中都以漢法

此文謂匈奴患其勇以漢法中傷之史記作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蓮書在前疑彼得其實荀悅漢紀云匈

奴中以法太后以臨江王之死也怨之遂斬都彼全據

班書抄撮故爲潤飾

探下急如束溼

呂覽貴卒篇力貴突智貴卒遬爲上濕爲下注溼猶遲

久之也此束溼正對操急言遲滯者束縛之

適解脫

唐斷獄律與囚金解脫者杖一百疏議解脫枷鎖

茵馮

玉藻注幦覆苓也巾車疏覆笭者古者男子立乘馮軾

軾上須皮覆之此馮之謂也

傳相監司

謂所部屬吏有罪坐其長上也唐名例律諸稱監臨者統攝案驗爲監臨謂凡縣鎮戍折衝府等判官以上各於所部之內總爲監臨

以爲廢格沮事

宋史刑法志崇寧五年詔自今應有特旨處分如或以帝法沮格不行以大不恭論定令凡應承受御筆官府稽滯一時杖一百三日以大不恭論

令冬月益展一月

後書陳寵傳漢舊事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肅宗時始改用冬初十月而已

伯落長

墨子迎敵十步有什長百步有百長管子山權數曰立

黔落

妻亡去歸葬

史記作尸亡去歸葬蓋班史以其事誕而易之風俗通怪神篇楚詞云蠶令屍亡泝流而上到嶓山下蘇起此華陽志已葬其妻漢淮陽太守尹齊屍亦飛去公羊傳陳侯鮑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同屍而得疏亦引此事為證

石門尋陿

方輿紀要石門山在廣州府南海縣西北二十里一統

志潯岡在南海縣西二十九里數十峰相連形如巨屛

咸宣

史記作減宣急就篇姓氏有減罷軍彼注卽引減宣減

咸通用考工記輈人注減亦爲咸

楊人也

一統志楊縣故城在平陽府洪洞縣東南十五里

堅盧范主之屬

鹽鐵論大論往者應少伯正之屬潰梁楚昆盧徐穀之徒

亂齊趙與此文稍異

沈命法

與之相連俱死爲沈命也册府元龜六百十六長慶二年勅康買得雖殺人當死而爲父可哀若從沈命之科恐失度情之義宜減死處分彼勅正依應劭作沒命義

賜小史爵關內侯

隸釋三老袁良碑厥先袁生當秦之亂隱居河洛高祖破項實從其册考武征和三年生曾孫幹斬賊公先勇拜黃門郎封關內侯食遺鄉六百戶後錫奎紫遷修城之䆋幹薨子經嗣傳國三世至王莽乃絕按侯表不載關內侯故注家莫知小史爲誰此金石之有裨于史也

道地

猶俗云出路也唐賊盜律主守自盜加凡盜二等三十
疋絞是延年本無生路也

聞鼓聲

諸官寺皆有鼓漢舊儀丞相府官奴婢傳漏以起居不
擊鼓御史衞尉寺在宮中亦不鼓御史大夫寺在司馬門內

雖子貢再有

按此十四字以美延年一何鄙陋劉知幾史通浮詞篇
譏之

符已發

周官典瑞注杜子春云珍圭若今時召郡守以竹使符

毋畢正臘

畢正臘日卽歸不待卒歲也天文志臘明日人衆卒歲壹會飲食故曰初歲御覽三十三徐爰家儀曰蜡本施祭故不賀其明日爲小歲賀稱初歲福始慶無不宜小歲之慶既非大慶禮止門內按此則人家作臘無不過小歲飲食者嚴毋深惡延年故但主臘祭不復飲食師古解爲臘及正歲非也御覽又引會稽典錄云陳修家貧每至正臘僵卧不起可得謂從臘日卧至元日乎魏書高祖紀太和十五年冬初罷小歲賀世說注秦漢以來臘之明日爲祝歲此禮唐既不行師古荒陋莫考

鉅鹿楊氏人也

一統志楊氏故城今趙州甯晉縣治

紅陽長仲

廣韻十陽漢複姓二十二氏無紅陽

捘丸爲彈

以丸彈遠爲號猶軍中之放響箭

城中薄暮塵起剽刼行者

隋書刑法志薄暮塵起則剥掠行路謂之打稽

桓東

說文桓亭郵表也大宗伯職公執桓圭注雙植謂之桓

桓宮室之家

褐著

秋官蜡氏職埋而置楬鄭司農楬欲令其識取之今時

楬頭是也

貲四子皆至郡守

金石萃編豫州從事尹宙碑云子心騰于楊縣致埶金

吾子孫以銀艾相繼

貨殖傳

圉奪成家

趙岐孟子注以兵禦人而奪之貨管子書禦字皆作圉

而以財力相君

商子錯法篇同列而相臣妾者貧富之謂也同實而相

并兼者强弱之謂也

雖爲僕虜猶亡慍色

宋史刑法志舊制僮僕有犯得私黥其面帝謂僮使受

傭本良民也詔盜主財者杖脊黥面配牢城勿私黥之

端拱二年

計然

越絕計倪內經云句踐既得反國欲陰謀吳乃召計倪

而問焉吳越春秋范蠡之後計硯佯狂文選曹植求通

親親表引文子語李善注范子曰文子者姓辛葵丘濮上人稱曰計然南游於越范蠡師事御覽九百二十四范子曰范蠡知計然賢卑身事之請受道藏于石室乃刑白鷸而盟焉唐藝文志范子計然十五卷范蠡問計然答而隋經籍志農家不載舊唐志亦無之然曹子建所引文子乃老子之弟子李善誤證也新唐志子農家首列范子其書眞僞未定御覽藥物部引范子特多記物出產皆漢郡名也

一然計然即計倪彼云姓辛名文子又後來傳說未可信

李克務盡地力

當爲李悝

商鞅行法是也

工敘白圭在魏文侯時商鞅行法當魏惠王世白圭口中如何自述商鞅要諸白圭實與商鞅同時詳人表作文侯者誤

猗頓用鹽鹽起

齊民要術陶朱公謂猗頓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元和郡縣志河中府猗氏縣即猗頓之所居尸子治天下相玉而借猗頓淮南氾論注云猗頓能知玉理

烏氏蠃

安定郡有烏氏縣

丹穴

續志巴郡涪陵縣出丹寰宇記黔州產朱砂按此即今之辰州砂也桂海虞衡志丹砂本草以辰砂爲上宜砂次之今宜山人云出砂處與湖北犬牙山北爲辰砂山南爲宜砂別有一種色紅質嫩者名土坑砂乃是出土石間者不甚耐火邕州亦有黑闇少牆壁蘇頌本草圖經辰砂土人采之穴地數十丈始見其苗乃白石謂之朱砂牀砂生石上光明瑩徹碎之嶄岩作牆壁不堪入藥彼人惟以燒取水銀按本草別錄丹砂生符陵山谷陶宏景曰符陵是涪州接巴郡南今無復采者乃出武陵西川諸蠻夷中皆通屬巴地故謂之巴砂

水居于石魚波

齊民要術陶朱公養魚經云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以六畝地爲池池中有九洲求懷子鯉魚長三尺者二十頭牡鯉魚長三尺者四頭所以須鯉魚者以鯉不相啖食易長又貴以二月上庚日納池中令水無聲魚必生至四月內一神守六月內二神守八月內三神守神守者鼈也按松陵集詠魚具云守是黿鼈能噬魚黿爲是所以內鼈者魚滿三百六十則蛟龍爲之長將魚飛去內鼈則不復去按鯉魚遇風雨大霧自能飛去至來年二月得鯉魚長一尺者萬五千枚三尺者四萬五千枚按三尺者何以反多不可解爾雅翼引亦同二尺者萬枚

安邑千樹棗

爾雅翼魏文帝詔凡棗味莫過安邑御棗通典河東郡貢棗八十顆

燕秦千樹栗

唐書地理志幽州貢土栗陸璣詩疏五方皆有栗惟漁陽范陽栗甜美味長他方者悉不及日下舊聞三十八括地志固安之栗天下稱之爲御栗因有栗園方輿紀要栗園在順天府固安縣北

千樹橘

吳志注襄陽記李衡爲丹陽太守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客十八人于武陵龍陽汎州上作宅種甘橘千株臨死勅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

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可足用

刺繡文不如倚市門

詩紀列女傳引古語力田不如遇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按魯秋潔婦傳無末一語

瓾千儋

方言甖齊之東北海岱之間謂之儋郭云所謂家無儋石之儲也史記作甔按後書章懷注及爾雅疏引方言並爲甔儋甔字同師古以爲自儋者盲人說

馬蹏噭千

說文噭吼也檢古字書無有訓爲口者集韻有之乃太因師古增入

玄注噭與叫同史記作躈徐廣曰馬八髎索隱云埤蒼
謂尻骨爲八髎一曰夜蹄按內經骨空論八髎在腰尻
分間又靈樞經脈篇馬蒔注云過季脇循京門帶脈五
樞維道居髎入上髎中髎長强而下則謂穴之連尻者
爲髎呂覽觀表古之善相馬者許鄙相脈注脈後竅也
躈卽尻竅

答布

按上文言細布則知足麤布其時白氎未入中國故孟
康之說非也答布卽納布宋書徐湛之傳高祖微時伐
荻有納布衣襖以付長公主柳元景傳薛安都著絳衲

兩當衫祸即納之異

�千大斗

三斗爲一大斗唐書食貨志三升爲大升三斗爲大斗

鮐鮆千斤

册府元龜四百七十五江陵府貢鮐白魚每年臘月造鮐非

獨海魚也

鮿鮑

玉篇鮿鹽漬魚也鮿亦鹽漬魚鮑漬魚也今謂裛魚魚

裛即鮿魚也玉篇於鮿鮑通謂淹魚無異解也說文鮑

饐魚也饐亦裛鮿之變而徐鍇繫傳解饐爲陳臭則沿

俗說耳按鱐人注鮑者於煏室中糗乾之出于江淮鱐者折乾之出東海本草陶宏景曰俗人以鹽鮑成名鮑魚鮑字似鮑也今鮑乃鱅魚淡乾者都無臭氣按正與鄭注同史記集解徐廣音鯫為陬正義音鯫鱐聲族苟反同則一物也師古以鮑魚為臭周禮當以臭魚作鱐實乎可知鮑是乾魚通稱如今之白鮝矣齊民要術作浥魚法凡生魚悉中用惟除鮎鱯去直腮破腹作鮍淨疏洗不須鱗夏月時須多著鹽春秋冬調適而已冬直積置以席覆之夏須䕶盛泥封勿令蠅蛆內紅赤色便熟按此即今之鳳魚也

貪賈三之廉賈五之

李光地曰孟說未說貪賈以十計而三之謂得十之三分餘也廉賈以十計而五之謂得息十之二也程瑤田曰或三

分其母取其一以爲子所取者多是貪賈或五分其母取其一以爲子所取者少是廉賈

踆鴟

西京雜記曹元理筭曰蹲鴟三十七畝應六百七十三石齊民要術廣志曰蜀漢既繁芋民以爲資凡十四等爲平陵石氏持錢顧炎武曰持錢猶今人言掌財也按若唐官典言捉錢矣

鹽井之利

寰宇記陵州陵井監今資州仁壽縣計十井日收鹽四千三百二十三斤以一監推他監則蜀鹽井之饒可知

揄于纖嗇

韓非解老篇少費之謂嗇嗇之謂術也生于道理晏子內篇叔向問晏子曰嗇吝愛之於行何如晏子對曰嗇者君子之道也吝愛者小人之行也稱財多寡而節用之謂嗇積多不能分人謂之吝又不能自養謂之愛

按此則嗇只是儉師古解爲愛恡者非

以鐵治起

鹽鐵論禁耕大夫曰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朐邴雒陽街居鹽鐵論通有二周之三川居五諸之衝跨街衢之路也故物豐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

督道倉吏

郡縣作邸閣貯粟任民爲督也蜀志鄧芝爲郫縣邸閣

督是也唐六典北齊九等州縣各有倉督員隋因之

漢司東市令也

三輔黃圖廟記云長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

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凡四百爲一市

灑削

或當爲鬠之削孔傳赤刀削吳志甘甯橫白削置膝上

主西治此削也

胃脯

熟羊胃與脯炙也更始時謠有爛羊胃騎都尉釋名脯

炙以餳密豉汁淹之脯脯然也

游俠傳

競爲游俠

六韜上賢篇民有不事農桑任氣游俠犯歷法禁不從吏教者傷王之化

乘不過軥牛

索隱曰大牛當軛小爲軥牛據此時賤牛車而朱家所乘并是挽軥之小牛言其貧薄說文軥軛下曲者

解父任俠

說文甹俠也三輔謂輕財者爲甹徐鍇曰任俠也集韻

引說文作傳則任卽㝵也

感慨

莊子至樂篇注概感也釋文概哀亂皃

常得脫若遇赦

若及也儀禮疏若是不定之辭

使之釂

史記作嚼與釂同說苑尊賢篇蹇重舉酒于魏文侯曰

臣請浮君文侯受浮而飲之嚼而不讓又善說篇魏文

侯爲觴政曰飲不嚼者浮以大白亦作噍荀子榮辱篇

㖩㖩而噍注噍嚼也

尉史

漢舊儀尉吏曰尉史蓋吏繇之事掌于尉

萬章

急就篇有萬段卿

咸得其驩心

西京雜記五侯競政奇膳護乃合以為鯖世稱五侯鯖北堂書鈔引字林云鯖雜肴也

數負進

進者博下頭注也唐律博戲出玖玖當為九能改齋漫錄出九入十玖者聚其所下之注也此當是宣帝負之故詔戲之云與

汝尊官厚祿償前負也晉書袁耽傳桓溫少游于博徒資產俱盡尙書負進與此同荀悅漢紀作數負遂顧氏曰進乃悼皇考之名宣帝不應用之荀紀爲長然遂字無義其說非也

陳卿

漢舊儀丞相刺史侍御史皆稱卿不得言君

有百適者斥

漢舊儀掾史有過君侯取錄推其錄三日白病去隋刑法志在官犯罪鞭杖十爲一負閑局六負爲一殿平局八負爲一殿繁局十負爲一殿此齊制也百適與十負之數正同又南齊書陸澄傳郎官舊有坐杖有名無實

證在官積前後罰一日并受千杖

補郁夷令

一統志郁夷故城在鳳翔府隴州西寰宇記在隴州西五十里大甯關側

當對尚書有期會狀

唐職制律事有期會而違者一日笞三十疏議事有期會謂若朝集使計帳使之類按朝集使正如漢之刺史每歲至京師奏事也

尺牘

釋名牘睦也手執之以進見所以爲恭睦也匈奴傳漢遺單于書以尺一牘晉書何曾傳曾性奢豪人以小紙

爲書者勑記室勿報按釋名所云則宋之起居牓子今之柬帖是也宋長文墨池編釋夢英十八體書芝英篆者陳遵所作

書數百封

宋書劉穆之傳穆之與朱齡石並便尺牘常於高祖坐與齡石答書自旦至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與遵事正相類新唐書蘇頲傳書史白頲曰丏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亦與口占書吏同

東礙

集韻搄望繩取正周禮置臬以縣是或作緪縆通作東

爲瓽所轠

易井卦羸其瓶虞翻曰羸鉤羅也釋文蜀才作累鄭讀曰羸孔穎達以爲覆也與此轠字同義

鴟夷

呂覽贊能篇魯君盛管仲以鴟夷燕策樂毅報惠王書夫差賜子胥以鴟夷而浮諸江高誘曰革囊之大者爲鴟夷然則鴟夷以盛酒器非盛酒也梁書劉之遴傳獻古器四種于東宮其第一種鏤銅鴟夷榼二枚兩耳有銀鏤云建平二年造則又非皮囊矣

滑稽

御覽七百六崔浩漢記音義曰滑稽酒器也轉注吐酒

終日不已若今之陽燧尊又孫綽有陽燧尊銘按陽燧

四望車晉世以賜公卿通典武帝詔給魏舒陽燧四望小車也晉輿服志

大駕鹵簿有御四望車郎屬車也陽燧樽之名以嘗置

屬車而得歟

託于屬車

藝文類聚東方朔別傳曰漢武帝幸甘泉至長平坂上

馳道有蟲赤如牛肝東方朔曰是地必秦之故獄處積

憂者得酒而忘以酒澆之果消上曰東方生眞先生也

賜帛百匹自此復屬車上盛酒

書反支日不去

王符潛夫論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章懷注苑書引陰陽書詳之王制正義云俗禁者若前漢張竦行避反支

陳孝婦

見列女貞順傳文帝時人

壹爲盜賊所汙遂行淫失

柳宗元集河間婦集取意于此

拜鎭戎大尹天水太守

按後書馬援傳莽從弟衞將軍林辟援及原陟爲掾薦

之于莽莽以陇爲鎭戎大尹鎭戎郎王莽所改天水名疑校書者注天水太守於旁而誤入正文也袁宏紀作原涉爲穎川太守此袁紀之譌

佞幸傳

蜀郡南安人

一統志南安廢縣在嘉定府夾江縣西北二十里

黃頭郎

後書吳漢傳選四部精兵黃頭吳河等

如通家游戲

風俗通劉向曰文帝爲微行數幸通家文帝代服衣罽

韝韇帽騎駿馬從侍中近臣常侍期門按此雜武騎獵出非實

漸臺下馳射狐兔畢雉刺彘是時待詔賈山諫及大中

大夫賈誼亦數諫止游獵是時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

又惡通爲人數廷譏之由是疏遠遷爲長沙太傅旣之

官內不自得及渡湘水投弔書曰闒茸尊顯佞諛得志

以譏邪之咎亦自傷爲通等所譖也

嚴道銅山得自鑄錢

明志雅州滎經縣東北有銅山卽鄧通鑄錢處西京雜

記文字肉好皆與天子錢同

嫣善騎射

西京雜記韓嫣好彈常以金爲丸所失者日十有餘長安爲之語曰苦飢寒逐金丸京師兒童每聞嫣出彈輒隨之望丸所落拾焉

給事狗監中

何焯曰史記作給事狗中猶今言狗上鷹上按今主之者曰拜唐阿

而與上卧起

御覽五百七十漢書曰李延年善歌帝幸之時人語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按書中無是語當亦漢雜事之類

今人但知苻堅幸慕容冲姊弟事

稱齋開門入

唐律疏議監門式受勑人具錄須開之門并入出人帳宣勑送中書中書宣送門下其宮內諸門城門即與見直諸衞及監門大將軍中郎將等一人俱詣閤覆奏御注聽即請合符門鑰監門官司先嚴門仗所開之門內外並立隊然炬火對勘符合然後開之符雖合不勘而開者徒三年

重殿洞門

西京雜記重五殿洞六門柱壁皆畫雲氣華蘤山靈水怪或衣以綈錦或飾以金玉南門三重署曰南中門南

上門南便門東西各三門隨方面題署亦加之樓閣臺
榭轉相連注山池玩好窮盡雕麗

御屬

續志御屬主爲公御

朕惟噬膚之恩

顧炎武曰噬膚之恩是取易睽六五厥宗噬膚言貴戚

之卿恩未忍絕

咸惶恐不敢當

管子白心篇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

上有酒所

檀弓注高四尺所正義云所是不定之辭有酒所言酒有幾分也

家惶恐夜葬

荀子禮論罪人之喪不得晝行以昏殣秋官司烜氏邦若屋誅則爲明竁注云司烜掌明竁則罪人夜葬與疏云曾子問見星而行者惟罪人是夜葬之事

王閎王莽時爲牧守

御覽七百十六漢名臣奏曰王莽斥出王閎太后憐之閎伏泣失聲太后親自手巾拭閎泣

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

按六朝時此風尤甚雖貴冑公子亦甘心下陳之列若蕭詔之于庾信是也癸辛雜識政和中始立法告捕男子爲娼者杖一百賞錢五十貫吳俗此風尤甚新門外乃其巢穴皆傳脂粉盛裝飾善鍼指呼謂亦如婦人以之求食其爲首者號師巫行頭凡官府有不男之訟則呼使驗之

匈奴傳

其後三百有餘歲

困學紀聞王逨曰自后稷五傳而得公劉自亶父三傳而滅商則公劉在夏之中衰亶父在商之末世不啻五

六百年曰三百歲未知何據抜班承史遷舊文而不知其紕繆

二百有餘年

竹書紀年穆王十二年伐犬戎從成王數至此年纔九十四年

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

紀年懿王十三年翟人侵岐二十一年虢公帥師北伐犬戎敗逋事與此合然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爲文王之詩無可疑者周書序文王立西拒昆夷北備玁狁謀武以昭威懷作武稱與詩序正合獨此云懿王時作采薇按周本紀云懿王之時王

室遂衰詩人作刺鄭譜齊風云懿王烹齊哀公齊人變
風始作則彼時所作爲變風變雅采薇豈可謂之變雅
乎與關雎詩爲康王晏朝之刺或後人追述古訓爲戒
耳班又以城彼朔方爲宣王詩司馬遷又以爲周襄王
異人之說遂開宋人放膽決肊之助然傳記之引詩固
難憑以解經矣

居于西河圍洛之間

一統志圖水在葭州北自邊外流入下流入黃河通志
有禿尾河自建安堡北塞外流入又東南逕高家堡西
合永利河蒺藜川又東南合開光川又東南入河蓋即

圁水也洛河在慶陽府安化縣東北二百五十里按洛水今發源榆林府定邊縣東南冢嶺下東南流入延安府保安縣界去安化東北二百五六十里舊志所記里數與元和志寰宇記皆古

自是之後百有餘年

困學紀聞晉文公三年秦霸西戎襄公四年魏絳和戎裁五十餘歲

下至高闕爲塞

趙策武靈王破原陽以爲騎邑率騎入胡出于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胡中鮑彪云一作榆中辟地千

里史記正義括地志趙武靈王長城在嵐州善陽縣北按明志洪武初以朔州治鄯陽省入朔州通典高闕當在河之西今九原郡之西北也舊唐書回紇傳回紇退保烏德鞬山南去西城一千七百里按元和志張仁愿置定遠東城西城在豐州西北八十里即西受降城

自造陽至襄平

通典造陽在今嬀州北明志懷來衛唐嬀州漢上谷郡潘縣又雲州堡北有古長城又遼東都司自在州北有廢襄平縣

自九原至雲陽

史記正義括地志秦故道在慶州華池縣西四十五里

子午山自九原至雲陽千八百里元和志子午山舊名翟道山明志慶陽府合水縣東北有華池廢縣東有子午山

欲得單于一閼氏

習鑿齒與謝安石書云匈奴名妻作閼氏言可愛如烟支也想足下先作此讀顏籀匡謬正俗以為專言正妻按此傳是匈奴妻妾並稱閼氏大抵胡俗烏孫左夫人右夫人元亦有第一皇后第二皇后皇后則稱大斡耳朶元太祖世祖有四斡耳朶匈奴正妻則稱大閼氏

甌脫

索隱纂文曰甌脫土穴也按詩陶復陶穴箋云復者復

于土上漢山陵復土名如此鑿地曰穴皆如陶然說文作覆地室也徐鍇曰於地旁岩下築爲宮若陶竈也按甌脫是復非穴也其形若窯又似甌之模脫故云然通鑑二百五武氏長壽元年時人語曰盌脫

校書郎

至朝那膚施

一統志朝那故城在平凉府西北膚施故城在鄜州東南可得而記云

鹽鐵論論功雖無禮義之書刻骨卷木百官有以相記

謂天爲撐犁謂子爲孤塗

御覽八百七十玄晏春秋曰余讀漢書匈奴傳不識撐犁孤

逢之字有胡奴執燭顧之而問曰撐犁天子也言匈奴之號單于猶漢人有天子予于是乎曠然發蒙按漢書已明釋其義而謚方取詢于胡奴豈其所讀之本無此句與魏書蠕蠕傳社崙自號丘豆伐可汗丘豆伐猶魏言駕馭開張也可汗猶魏言黃帝也按單于之號乃天子稱耳

大會龍城

後書會五月龍城索隱崔浩云西方胡皆事龍神故名大會處爲龍城按晉載記慕容皝使陽裕唐柱等築龍城構宮廟猶循舊俗也

蹛林

索隱鄭氏曰蹛林地名也晉灼曰李陵與蘇武書云相競趍蹛林按遼史國語解云蹛村即松林故地然則胡語名林木為蹛也繞林而祭虜俗皆然南齊書魏虜傳虜主宏西郊宏與偽公卿從二十餘騎戎服繞壇宏一周公卿七匝謂之蹋壇明日復戎服登壇祠天宏又繞三匝公卿七匝謂之繞天後魏書高車傳於震霆所埋殺羊然火拔刀女巫祝說如中國祓除而羣隊馳馬旋繞百帀乃止時人持一束柳桋回豎之以乳酪灌焉新唐書太宗以鐵勒部思結為蹛林州隸燕然都護府

小者軋

御覽六百四十八尚書刑德放曰椓者竿人類也黥者馬羈

竿人面也服義本此今俗爲札舊唐書吐蕃傳小罪劓

眼鼻

而無封樹喪服

通典晉張華曰匈奴名塚曰豆落元史祭祀志前行用

蒙古巫媼一人衣新衣騎馬牽馬一疋以黃金飾鞍轡

籠以納失失謂之金靈馬至所葬陵地其開穴所起之

土成塊依次排列之棺既下復依次掩覆之其有剩土

則遠置他所按此則蒙古俗亦不起墳也

隨月盛壯以攻戰

隋書突厥傳候月將滿輒爲寇抄

渾窳屈射丁零隔昆龍新藜之國

魏志注魚豢魏畧匈奴北有渾窳國屈射國隔昆國新藜國與史記皆無龍字後魏書高車北方以爲勅勒諸夏以爲高車丁零新唐書以鐵勒部渾爲臯蘭州渾疑卽渾窳也又堅昆本強國地與突厥等貞觀二十二年其酋長俟利發入朝帝以其地爲堅昆都督府拜俟利發爲都督隸燕然都護又地理志羈縻州有郡射州以郡射施部置有新梨州以車鼻可汗之子羯漫陀部置

按唐所置刺史都督雖未必的其故處大都近之

白登

水經如渾水其一南逕白登山西今平城東十七里有臺卽白登臺也臺南對岡阜卽白登山明志大同府大同縣漢平城東北有故白登城

東方盡駹

釋畜馬面顙皆白惟駹駹非青馬故史記云青駹馬

厚遺閼氏

此蓋單于用事之正妻北周書突厥傳土門號其妻爲可賀敦猶古之閼氏也文苑英華有謝觀漢以木女解平城圍賦云舉國興師婁敬之言莫聽七日不食陳平之計方行於時命雕木之工狀佳人之美云云其奇計如此

從解角直出

六韜必出篇將士持玄旗操器械夜出勇力飛走冒將之士居前平壘爲軍開道材士强弩爲伏兵居後若卒車騎居中陳車徐行愼無驚駭以武衛扶背前後拒守武翼大櫓以蔽左右敵人若驚勇力冒將之士夜擊而前敵人追我伏兵疾擊其後

孤僨

僨讀張脈僨興之僨杜預僨動也與下文意相關不得訓爲仆

新望

一統志高望廢縣在鄂爾多斯右翼前旗直榆林北漢

上郡北部都尉治蓋始置之時名新望也

比疏一

廣雅梳枇篦櫛也按張揖之訓多取混同頗誤後學釋名梳言其齒疏也數言比言細相比也魏志管輅傳淸河令徐季龍取十三種物著大篋中使輅射遂一一名之惟以梳爲枇耳師古以爲辮髮之飾未之聞

黃金飾具帶一黃金犀毗一

原文飭當作飾趙策武靈王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師比鮑彪云帶飾之佩也猶具劍按具當作貝淮南主術訓趙武靈王貝帶鵔鸃而朝國人化之佞幸傳孝惠時郎中皆冠鵔鸃貝帶鸃蓋鵕之訛高誘

曰以大貝飾帶胡服鵕鸃讀曰私鈚頭二字三音曰郭

落帶挍誘此注當有脫文云私鈚頭者卽指師比言之

其云郭落帶一名鮮卑帶與張晏說合楚詞大招小腰

秀頸若鮮卑王逸云鮮卑袞帶頭也東觀記詔賜鄧遵

金剛鮮卑緄帶一具魏志注典略文帝嘗賜劉楨郭洛

帶班固與竇憲牋云賜犀比金頭帶又延篤國家注云

胡革帶鉤爲師比蓋賜帶必連鉤故徐廣云犀毗或無

一字古者大帶用組約革帶旣繫韠又佩故須以鉤

也比與紕同史記作胥紕 玉藻注紕緣邊也雜記韠紕以爵

韋六寸正義曰韠旁緣謂之紕此亦謂帶之緣耳

必我也爲我患者

呂覽重言管子謂東郭牙曰子邪言伐莒者與彼文句

同

重酪

史記正作湩酪此重字乃顏所改耳穆天子傳巨蒐之

人具牛馬之湩以洗天子之足湩新按乳汁也酪則乳

所成廣雅乳謂之湩酪漿也

尺一牘

漢尚書召拜皆用尺一詔

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

隋書突厥傳沙鉢畧遣使致書曰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致書大隋皇帝又倭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

佔佔

玉篇佔伹輕薄也張晏解佔佔自喜言自整頓其義亦相通師古解爲文裳貌遶文妄說

過焉耆山

耆與支同元和志甘州删丹縣焉支山一名删丹山在縣南五十里東西百餘里南北二十里水草茂美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孟康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

下秦擊奪其地按始皇本紀十年迎太后復居甘泉宮十五年韓非死雲陽正義曰括地志云雲陽城在雍州雲陽縣西八十里秦始皇甘泉宮在焉則雲陽爲秦地久矣三十二年使蒙恬略取河南地卽漢之朔方郡耳甯得以前與秦逼處數十里間乎地理志左馮翊雲陽縣有休屠金人祠及徑路神祠越巫䨜祠此因霍去病得休屠金人置諸雲陽郊祀志作甘泉宮以致天神是也元和志漢雲陽故縣在雲陽縣西北八十里雲陽宮卽秦之林光宮漢之甘泉宮在縣西北八十里甘泉山上三輔黃圖林光宮在雲陽縣界本以得金人而有其祠說者反謂匈奴祭天之處僨矣正義引括地志宋敏求長安志皆承其誤

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

始皇紀三十三年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障徙謫實之初縣按此則本名北假初縣因謂新秦正義括地志云北假在河北今屬勝州銀城縣元和志天寶元年割置麟州新秦銀城二縣分屬鹽鐵論蒙恬取河南以爲新秦而亡其故秦漢仍其名未改耳戴震水地記陶山在今歸化城南百六十里

北至賓顏山

新唐書地理志賓顏州以白霫部置回鶻傳白霫居鮮卑故地直京師東北五千里

浮苴井

集解臣瓚云去九原二千里見漢輿地圖

因杅將軍築受降城

一統志漢受降城在喇忒旗北吳喇忒三旗在歸化城西三百六十里

列亭至盧朐

乾隆志臚朐河今名克魯倫河在喀爾喀爾界內東北流八百餘里合漢能江

築居延澤

元和志居延海在甘州張掖縣東北一千六百里即居

延澤唐地理志居延州以白霫別部置

會任文擊救

西域傳軍正任文將兵屯玉門關故得援酒泉張掖

余吾水

北山經北鮮之山鮮水出焉北流注于涂吾之水唐以骨利幹部置玄闕州龍朔中更名余吾州回紇傳骨利幹處瀚海北去京師最遠按蒙古克西克騰旗內有捕兒海疑此水是

追漢軍至浚稽山

應劭言浚稽山在武威山非也魏書蠕蠕傳太延四年車駕幸五原征之車駕出中道至浚稽山分中道復爲

二道陳留王崇從大澤向涿邪山車駕從浚稽山向天山西登白阜刻石紀行按其文從五原中道北向天山則在張掖東南非武威之北當爲唐銀州塞外今爲蒙古喀爾喀地山在其界內一統志在今土喇河及鄂爾渾河之間

追北至苑夫八城

一統志趙信城苑夫八城並在喀爾喀界內

逮邪烏燕然山

後書竇憲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魏書蠕蠕傳世祖緣栗水西行過漢將竇憲故壘次于兔園水去平城三

于七百里分軍搜討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渡燕然

山按亦在喀爾喀部內

日勒屋蘭番和

明志山丹衞東南有日勒廢縣甘州衞東北有屋蘭縣

永昌衞西有廢番禾縣

屬國千長

續志張掖屬國有千人官

匈奴聞漢兵大出

御覽八百三十七東觀漢紀曰永平十五年上始欲征匈奴

與竇固等議出兵調度皆以爲塞外草美可不須穀馬

欲軍出塞無轂馬故事馬防言當與轂上曰何以言之防對曰宣帝時五將出征案其奏言匈奴候騎得漢馬矢見其中有粟知漢兵出以故引去以是言之馬當與轂上善其用意微緻郎下調轂馬按防以此事知馬出塞飼穀後人因此知五將無功者由匈奴先覺遠避也

李陵子

舊唐書黠戛斯破廻鶻得太和公主黠戛斯自稱李陵之後與國同姓遂令達干十八送公主至塞上

矢四發

四發乘矢也古今並以一矢爲一發隋禮儀志後齊三

月三日馬射一品二品三十發三品二十五發此不當如服說十二矢也又騶虞詩壹發五豝箋以爲五豝而矢一發中則殺一而已見仁心之至若四矢爲一發五已中其四甯得爲仁

朔方鷄鹿塞

水經注河水北迤西溢于窳渾縣故城東有道自縣西北出鷄鹿塞明志榆林衞西北有鷄鹿塞東北爲光祿塞唐地理志以奚結部置鷄鹿州

諸水東山

新唐書薛延陀傳李勣選敢死士徑騰河趣白道水經注長

塞北出有高阪謂之白道嶺追大度設大度設渡諸真水陣以待明

志大同府東北有紇真山

金留犁撓酒

士冠禮再醮攝酒注攝猶整也整酒謂撓之

其飲血盟

淮南齊俗訓胡人彈骨越人契臂所由各異其於信一
也注胡人之盟約置酒人頭骨中飲以相詛即此是也

與烏孫俱來擊臣

按文當云康居非烏孫

王牆字昭君

西京雜記元帝後宮既多乃使畫工圖其形按圖召幸諸宮人皆賂畫工獨王牆自恃容貌不肯與工人乃醜圖之遂不得見後匈奴入朝求美人爲閼氏于是上按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爲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不復更乃窮案畫工皆棄市後書南匈奴傳云南郡人文選注二十七引琹操齊國王穰女年十七獻元帝按杜甫負薪行云若道巫山女麤醜何得北有昭君村祝穆方輿勝覽歸州東北四十里有昭君村琹操之事全虛不獨言昭君也

外有陰山

一統志陰山在吳喇忒旗西北二百四十里水經注芒干水出塞外南逕鍾山山卽陰山明志榆林衞大河北岸曰陰山水地

謂河行三受降城之南謂之北河河北大山隨地易名通得陰山之目水經注河水東逕高闕南山下有長城其山中斷若闕故有高闕之名自高闕以東夾山帶河陽山以往皆北假也（陽山在鐵柱谷西北二百里自谷東至歸化城三百六十里南至黃河鄂爾多斯界五十里今爲瓦喇所居本中受降城地）九邊考自陰山而北皆大磧磧東乘高一望寇出沒蹤跡皆見必踰大磧而居其北去中國益遠故陰山爲禦邊要地陰山以南即爲漠南彼若得陰山則易以飽其力而內犯此秦漢唐都關中必逾河而北守山陰也

功費久遠不可勝計

顧炎武昌平山水記潮河川至牛闌山與白河合其寬
處可一二里昔人斫大樹倒着川中狹處僅二三丈以
巨木爲柞其外縱横布石以限戎馬此漢中郎侯應所
謂木柴僵落谿谷水門者然水性湍急大雨則諸崖之
水奔騰而下漂木走石當歲歲修治又所云功費久遠
不可勝計也

復妻王昭君

吳競樂府題解王昭君不從胡禮乃呑藥而死此好事
者飾之也

當于居次

以常惠與烏孫兵獲單于嫂居次驗之居次是其王侯妻號猶今王妃稱福晉也非公主之比

斗入漢地直張掖郡

元和志雪山在甘州張掖縣南一百里多材木箭竿又甘峻山在縣東北四十五里其山出青鶻鷹稱爲奇絶

狼望之北

狼卽狼居胥魏書蠕蠕傳長孫嵩渡磧至平望川大破屋擊禽之唐書永徽初處突厥車鼻衆爕督軍山詔建狼山都督府統之則爕督軍山卽狼山也明志榆林衛大河北岸西有狼山鐵山

太歲厭勝所在

淮南天文訓太陰所居辰爲厭日厭日不可以舉百事

數從甲子始癸亥胡也

西河虎猛制虜塞下

一統志虎猛廢縣在鄂爾多斯左翼前旗界内直楡林

北

義動君子利動貪人

尹文子大道上篇禮義成君子君子未必須禮義名利

治小人小人不可無名利列女傳四義動君子利動小

人息君夫人不爲利動矣

父兄緩帶

穀梁傳一人有子三人緩帶

菞庶

按隸釋華下民租碑惠滋菞庶他碑多然費鳳碑又作勑堯廟碑又作㮚此正漢俗黎字不得以爲古汗簡云說文以爲利字

遯逃

此亦遯之俗字不得爲古

漢書疏證卷三十四終

浙江書局刊

吳士鑑校

丁立誠校

吳錫庚校